

六禮齋書

七

折肱漫錄

二件書卷

折肱漫錄序

狄懷英司馬君實爲唐宋第一流人物各究心軒
岐之道懷英以神鍼活人兒奇疾却其饋謝千緡
曰我以行志非售術者君實罷官居洛日抄集經
驗方書遇病人輒疏方示之兩公俱療寓宙癭癯
之人蘇黔黎瞑眩之手小大繇之其爲康濟一爾
余年兄黃闇齋先生岐嶷善病最謹衛生雖曰親
醫而斟酌至當則審以虛衷揆之定理不敢一徇

成案執臆見爲誤故自諸生以下惟攻苦爲鏤心
剗腑之文取科甲肩仕任出入諷議中外敝歷爲
大諫參藩所在於國事民瘼握其對病之藥石匡
危起痼不遺餘力而氣體不衰精神加旺其得於
執玉捧盈維持調護者精矣乃殷然思嘉惠同人
偕臻康強而勤職業也疏其從來醫藥所宜胸懷
所見付剗劂曰折肱漫錄余於臥疴間閱之大指
謂人之致疾無不起於元氣單虛寒暑之外侵飲

食之內停蔑不因此養生之家但當保護其真元
專扶其根本間或相宜微佐以消導正氣固則邪
自漸除必不可求速效而輕用表散之劑漫加削
伐之品以致噬臍每篇之中叮嚀戒慎不啻數反
覆焉旨哉言乎何獨養生之家盱衡治道亦猶是
也當運會尪羸民生顛頓譬之病久虛弱善醫國
者宜一切與民務休息無爲寬疎節目待其元氣
之自回若紛然攻砭卽或取快暫時久之或雜病

蜂起所攻治在此而意外疾生在彼故無論治身
治天下皆當虛心守一不可持以躁心執之相秦
參之相漢其明證矣秦越人視疾隔垣洞見五臟
而後敢以五分之熨八減之劑投之無不如意降
此則藥草不能自言臟腑無所籲訴謹守營衛必
不敢輕嘗試者開齋此論中多情深極致之言匪
徒可保護色身并可滋培慧命其存心濟物與懷
英君實今古同符所稱衛生之朗鏡醫國之良規

非耶茲聖明願治方殷亟求啟沃是錄以獻股肱
惟人可也無徒云折肱矣

丁丑孟夏望日年眷弟金麗兼拜書

折肱漫錄小引

古人云不爲良相則爲良醫意在濟世也予少年
病羸微纏一二十年備嘗諸苦少不知醫多誤藥
苦廼彌甚當茹荼時苦極而悔悔極而恨惴恍怵
惴幾濱於死私自矢曰吾病得愈吾年得老必揭
此以告同患者使毋蹈予之覆轍有所苦隨筆記
之久而成帙迨後病得漸瘥更得致身雲路碌碌
世緣未暇問此且念吾年未老閱歷未深恐識見

尙有誤以誤人姑笥而藏之今歸田無事年已六十矣閱歷深識見定矣庶可災黎以告同患乎乃搜故篋所存而益以近記題曰折肱漫錄蓋取三折肱成良醫之義一曰養神一曰養形一曰醫藥非身所親歷口所親嘗目所親覩都不敢混載以欺人蓋予生平凡方書所載之症十患四五本草所載之藥亦十嘗四五夫豈勦陳言拾道聽以侈觀覽者予官雖不甚顯而宦轍所到必孜孜以利

濟爲事今梓是編亦一片婆心所使上不能爲良
相而頗存良相之心下不能爲良醫而畧明良醫
之道云爾

崇正乙亥菊月朏樂白道人黃承昊題於樂白軒

折肱漫錄序

今之求醫者率擇齒危之老或且乘青雀曳羅縠
蒼頭廬兒美衣刺肥曰是所謂名醫者也不則矜
世傳哆禁方目不識六七爲杜仲爲土中書枳殼
爲只壳而病者亦禮而進之曰是所謂專醫者也
嗟乎儒之於世務槩不能竟其施而獨於醫則尤
相杌鑿曰吾儒人也而談醫病者必唾其面嗟乎
此豈非天擠馮生而難爲俗人道耶予嘗考醫之

起於名儒者伊尹湯液最爲老師以至漢奉張機
嘗爲太守魏稱華佗亦擢孝廉皇甫謐序重三都
著經甲乙殷中軍清言能品頗善經方而陶宏景
有別錄之書梁簡文著勸醫之論若此之倫更僕
難數蓋以搢紳先生之徒學緣博而獲中識因微
而造巧故其所詣必非竈工所敢望而奈何以儒
之敏瞻穎灼爲反足累於醫乎卽近世節齋念西
諸先生亦未嘗不繇甲科高第治靈蘭家言而卒

以起沉痾擅神明之譽遂乃著書滿家訓流來葉
彼羣醫者持一布鼓作蒼蠅聲蹙蹙何地耶予自
業醫以來得聞齋先生折肱一編伏而讀之知其
覃精桐跗之元鈎智陽里之秘且於昔之易州東
垣今之天民新甫同尙資調往轍有合而又以身
所歷跬者著爲勸戒噓枯吹生明道解惑此書之
成實蒼生之厚幸也且先生犛犛治行敷歷中外
迴翔臺閣筆不勝書而及乎天步榛蕪則又杜門

廣武息駕彭澤有礪俗長往之志予嘗欲執弟子
禮請見先生盡發其所藏今年乃得與次君復仲
定交而先生亡矣嗚呼予之爲儒欲師大樽先生
而大樽就殞及其爲醫欲師聞齋先生而聞齋繼
亡天使予沉淪轉徙於四民雜流之中而所至旋
奪其師吾將安放何其痛也況能與名醫專醫爭
一日之慕用乎哉

西陵後學陸圻景宣氏拜譔

折肱漫錄卷之一

樵李黃承吳履素撰

古吳程永培瘦樵校

醫藥篇一

總論
虛損

虛損

虛損

虛損

內經云氣口獨爲五藏主又曰胃氣爲本善養生者毋輕傷胃氣苦寒之藥不可多服致損化源丹溪發陽常有餘陰常不足之論於虛勞潮熱盜汗等症立

方以四物湯加知母黃柏治之經謂內熱未除寒
中復起正犯斯禁前賢闢之已詳東垣立論則以
人之一身脾胃爲主而特創補中益氣湯以垂後
世至薛立齋紹而述之動輒以此湯爲前矛遇陰
虛之症則謂陰虛乃足三陰虛尤當補脾陰爲主
亦用此湯以滋化源化源者何蓋補脾土以生肺
金使金能生水水足木自平而心火自降又佐以
六味地黃丸以溫存肝腎發前賢所未發開千古

之聾聵功莫大焉夫李朱二賢各有所長未敢輕
爲軒輊然以區區管窺蠡測則謂造化生物惟此
春溫之氣鴨子以火溫而雛蠶種以人懷而育陽
春一轉草木甲拆惟此溫和故也盛暑則萬物焦
隆冬則萬物萎秋氣清肅萬物以凋彼大寒大熱
之藥猶之盛暑隆冬而清涼之劑則秋金之令也
獨此甘溫之品煦之育之可使生機勃發而滿腔
皆春東垣信有卓識若用寒藥補陰則胃氣先傷

五藏皆無生氣常見遵丹溪之法以治勞症往往
脾敗以至不救不能不歸咎於丹溪之作俑予少
年多悞後確守立齋之法得延殘喘以迄於今
藥者人生之大利大害也不遇良醫不如不藥不
藥而悞也悔藥而悞也亦悔然不藥之悔小悞藥
之悔大

病者所忌自酒色勞役飲食及一切例禁外所大
忌者有二認病爲真終朝佗僚一也求速效而輕